

建军90周年·特稿

跨越90年的追寻

——1042名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诞生记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新陈列大楼二楼，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新增了184个名字。这是英雄城纪念英雄的特殊方式。

9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参加者共2万余人，至今留下姓名者仅1042人，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消失于历史长河。

铭记历史，缅怀英烈。一场跨越90年的追寻，仍在继续。

不能把人民英雄遗忘在历史角落

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反动派悍然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用武装斗争回击白色恐怖。

1927年8月1日凌晨，三声信号枪响划破夜空，向驻扎在南昌城各处的起义军发出战斗号令。经过激战，起义部队将南昌城内守军全部肃清，歼敌3000余人！这是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开端。

“那一夜我和战友们极其兴奋地来往穿梭在四处战场间，一边做宣传鼓动工作，一边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在回忆文章里，19岁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彭漪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

科长肖燕燕说，南昌起义的参加者除了后来公众耳熟能详的开国将帅，还有众多像彭漪兰一样的普通战士。他们既有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也有部分国际友人；既有军队士兵，也有年轻学生。2万余名南昌起义参加者中，目前大部分都不知道姓名。

他们大多正值青春年华，却义无反顾地参加起义，不少人还为革命、为信仰付出了生命。21岁的姚有光是一名青年党员干部，参加南昌起义后，于1927年11月初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临刑前，他慷慨高呼：“吾为共产主义而死，死吾一人便有千万个共产党人出现！”

坐落在繁华地段的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馆，当年名为江西大旅社，90年前那一声震撼世界的枪声就从这里响起。寻找到更多参加起义的“无名英雄”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几代工作人员的夙愿。

“不能把人民英雄遗忘在历史角落。”纪念馆馆长王小玲告诉记者，由于史料征集工作难度较大，到1997年，只征集到104位南昌起义参加者的线索。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最近20年史料征集成果不断扩大，目前有名有姓的起义者已增加到1042人。

看着新镌刻在大理石板上的南昌起义者名录，肖燕燕轻声说道：“这是对革命先辈的告慰，我们作为后人没有忘记他们。”

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从104人到1042人，这是一段跨越90年的历史追寻。

1987年，肖燕燕刚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时，恰逢筹备八一起义60周年陈列展，但起义部队序列表因空缺太多而未能展出。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只得从存档的口述史等资料里，搜寻蛛丝马迹，梳理起义参加者出生、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并向当地党史办等雪片般地发函，请求协助查找。

肖燕燕说，就是用这样一些“笨办法”，才逐渐填补了起义部队序列表的空白信息。1997年，八一起义纪念馆把新征集到104位起义参加者的照片和简历首次展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徐先兆，江西铅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被派回

南昌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后，他随部队南下，几经辗转后出国留学。1936年，徐先兆回国从事教育。1997年，94岁高龄的徐先兆在家人搀扶下来到纪念馆，看到自己当年的老照片，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不禁热泪纵横。

“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肖燕燕说，在考证起义参加者名录过程中，作为后辈的追寻者们，也在一次次接受先辈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为民奋斗情怀的熏陶。

陈兆森是湖南桃源县人，曾担任过中共桃源县委委员。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反革命政变，陈兆森在贺龙的第二十军军部担任机要秘书。起义军失利后，陈兆森返回家乡坚持斗争，牺牲时年仅25岁。

没有句号的追寻，永不落幕的纪念

听闻八一起义纪念馆正在收集起义参加者名录，不少人前来参观咨询。

但对后来者而言，这注定是一场没有句号的追寻。

几年前，八一起义纪念馆发出的征集函收到反馈，曾随贺龙部参加起义的唐子奇、曾随叶挺部参加起义的彭漪兰两位老人都还健在。“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激动！”肖燕燕说。

随后，八一起义纪念馆原馆长法剑明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前往唐子奇、彭漪兰两位百岁老人的居住地北京看望，为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经过细致调查研究，像彭漪兰这样曾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共有30人左右，在起义中承担宣传、救护等工作，表现非常勇敢、毫不畏惧。她们的名字，如今绝大多数都刻写在了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上。

在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还出现了一些“洋名字”。苏联共产党党员莫·弗·库马宁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担任第二十军军事顾问，积极为起义出谋划策、辛勤工作。对于库马宁的事迹，工作人员通过查阅文献仔细研究，并设法托人从俄罗斯寻找有关原始档案。

“在南昌贺龙指挥部旧址，

对起义参加者名录的考证工作十分繁杂，包括对参加起义起止时间的划分，涉及收入名录的标准，都要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有的人一生当中会先后使用两个不同的名字，有的人甚至使用多个不同的名字……

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之前曾在一些参加者的回忆中，发现有个姓名中带有“刘纯”二字的人，但始终未能搞清楚最后一个字。直到最近，刘纯煜的家人在看过媒体报道后，给纪念馆寄来了他的资料、照片和有关人士整理的回忆录，这才最终确认刘纯煜的起义参加者身份。

“考证起义参加者名字本身就是敬畏历史，就是对革命先辈的尊重。”江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汤水清说。

已经按照记载布置了库马宁的房间。只是很遗憾，至今还没能找到库马宁本人的照片。”肖燕燕说，还有其他人位苏联、朝鲜和越南人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的。”

“八一起义我军创始，青史丰碑千秋仰止。”1981年11月，在南昌起义时曾先后任第十一军第24师8连指导员和4连连长的肖克，在参观纪念馆时留下这样的题词。

“90年前的革命先辈选择了为民奋斗、英勇牺牲，作为后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永远纪念、不能遗忘。”王小玲说。 据新华社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歼—20飞行员的驾驶体验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空军某部部队长张昊，用这8个字来形容歼—20战机的驾驶体验。在30日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沙场阅兵中，他与战友驾驶的3架歼—20战机，成为阅兵场上空的亮点。

作为这款第四代超音速隐身战斗机的首支接装部队，张昊与战友们对歼—20的飞行品质赞不绝口。

“加减速性能优越，中性速度稳定，正向速度稳定。无论是超音速还是亚音速，歼—20的飞行品质都可以说做到了完美。”张昊说。

而平台的操纵性只是最基本的。作为第四代全天候远程重型战斗机，它更大的亮点在于其强大的任务系统——

第四代战机的隐身性能优异。充满高科技的机身涂层和“诡异”的气动外形，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及散射电磁波，从而极大压缩对手雷达的发现距离，在对手雷达屏幕上实现“隐身”。

第四代战机还具有强大的信息采纳和集成能力。雷达、光雷、数据链、机械链、电子对抗……歼—20“浑身都是鼻子眼睛”，能综合接收各种信息，再以优越的信息集成能力，用简洁、高效、友好的人机界面反馈给飞行员。

“信息在眼前，操纵在指尖。”该部某站站长汤海宁说，所有的信息、电抗、武器控制全在手上，飞行员要熟练掌握每一个按钮的操控逻辑，“玩转装备”。

这样一款战机，已经突破了传统飞机的概念，它是一部集信息交汇、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于一体的智

能化平台——更要由信息化的头脑来驾驭。

28岁的白龙是这支部队里最年轻的飞行员。“刚来这里时，见每个人桌上都是山一样高的书籍资料，感觉不像飞行员，倒像老学究。”他说。

对于已经能够熟练驾驭三代机的白龙，“能飞”歼—20并不困难，“能打”才是关键。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雷达系统、电抗系统、武器系统，还有数据链中其他结点的工作逻辑……”白龙说。

作为整个作战体系中强大的信息结点，歼—20要求飞行员不但是单架飞机的驾驭者，还要是一名具备全局掌控能力、处置决策能力的指挥员与战术家。

“因此，我们挑选飞行员，最看重他的学习能力。”张昊说。

他们的部队地处大西北戈壁滩，一批批“最优秀的空战精英”义无反顾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让国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在自己手中发挥最彻底的作战效能。

当初决定来这里，白龙“没有一秒钟的犹豫”——从他穿上“空军蓝”的那天起，“飞最好的飞机，当最棒的飞行员”就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如今，他的梦想“实现了一半”。“另一半，要靠今后的努力。”他说，“这里不光有最先进的飞机，还有最先进的理念、平台和流程。未来，我们不仅要‘飞出去’，更要把先进的理念‘撒出去’。”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白龙笑着说。 据新华社

建军90周年·阅兵

第一支蓝军：令红军胆寒的“磨刀石”部队

今年53岁的东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王鹏，2006年7月被任命为原南京军区某摩步旅旅长。2008年3月，经严格考核，这个旅成为原南京军区数支外军模拟部队中的一支。他也由此成为一名“蓝军司令”。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许雪松介绍，蓝军就是在军队组织的对抗性演练和演习中，按照敌军编制装备、作战指导思想、战术原则等组成的专门模拟作战对象的部队，也称“假想敌部队”“反方部队”“影子部队”等。之所以称为蓝军，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以红军代表自身，以蓝军代表敌方。但外军则不同，如美军传统上以蓝军代表己方，红军代表敌方。

1966年，以色列组建了“外国空军模拟大队”，这是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的蓝军部队。

“其实，早在40多年前，我军就已诞生了蓝军部队。”我军第一代“蓝军司令”王聚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75年6月下旬，原南京军区某师在全军首次运用蓝军诱导演习。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我军真正出现专业化的蓝军部队，则

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聚生说。

1986年，中央军委批复原南京军区在安徽三界正式组建一个合同战术训练中心。至此，中国有了第一个合同战术训练中心，后来改为三界训练基地。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向守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合同战术训练中心成立的同时，他就负责在第1集团军某师组建了蓝军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蓝军。

实际上，第一支蓝军规模不大，只是一个外军模拟营。

许雪松指出，蓝军在编制上严格按照外军的序列，训练也严格按照外军的条令、训练大纲进行。在红蓝军仿真对抗训练中，努力体现和运用外军的作战原则和战术手段，从而使对抗训练由单方面的合同演练转变为逼真的两军对抗。

在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当中，各大战区、各军兵种都成立了人数不一、装备不同的蓝军，他们始终着眼“形似、神似”，在“知敌、像敌、超敌、胜敌”上下功夫，打造出具有实体对抗能力的强大“磨刀石”部队。

据新华社

建军90周年·军史上的第一